

吴风越雨

绿萝庵里看梅花

| 陈从广 文 |

“绿萝庵里看梅花”，是旧时无锡人因困难而避债的委婉说法，在无锡民间广泛流传。绿萝庵位于无锡东门吊桥湾46号，建于明代，隔护城河与当时的东门(又名熙春门、靖海门)城墙相对。据清光绪《无锡金匮县志》记载，绿萝庵的主人系明嘉靖年间著名诗人、画家王问(1497—1576)。王问，是江苏无锡人，正德十四年(1519)中举，嘉靖十七年(1538)进士。王问回故里无锡后，结精舍其中，绿萝庵是其游息之所，方便读书会客，建有钓台、惠光塔、幡经坛、乐饥亭、灵宝轩、海天吟阁等。

“绿萝庵里看梅花”，与明代进士龚勉有关。龚勉(1536—1607)是明代无锡人，他的旧居位于无锡市梁溪区南下塘5号、7号。龚勉在17岁时考上秀才，后虽刻苦读书，但屡试不第。龚勉家道中落，清贫度日。家中卧病不起的父亲去世后，还欠下一身债务。古时，有“债不过年”的说法，就是在年底前欠债人要结清债务。据说某年除夕，龚勉以赏梅花的名义，去了东门外“绿萝庵”躲债，见有一块园圃，开着几棵绿萼红梅，疏影横斜，便写下了一首诗：“柴米油盐酱醋茶，般般都在别人家。今朝大年三十夜，绿萝庵里看梅花。”

绿萝庵里的老尼姑很同情龚勉的境遇，就留他在庵中吃住。绿萝庵有“行好事”的习俗，每年的大年夜请没有地方过年的穷人吃年夜饭，有着“绿萝庵里行好事”之说。后来，龚勉刻苦学习，29岁考中举人，33岁高中进士，官至浙江右布政使，晚年回归故里无锡，将住宅“适旷园”改为“城南书院”，教授学生。龚勉擅长诗文，有《尚有堂集》《倭情考》等传世。

这首诗的最后一句“绿萝庵里看梅花”流传甚广，后来有人写避债诗文时，多有提到“绿萝庵”。秦铭光《锡山竹枝词》：“债台何幸傍瞿昙，日暮天寒不可堪。我佛慈悲容小住，梅花除夜绿萝庵。”周贻白《梁溪景物竹枝词》：“年终避债恨无台，且看梅花几树开。诗思宛然驴子背，绿萝庵里独徘徊……”

“绿萝庵里看梅花”已成为无锡民间一句含意独特的俗话，表示外出躲债的意思。这句俗语也被无锡当地人用来教育子女，意思是说，龚勉虽然很穷，但不坠青云之志。除夕避债，看梅吟诗，无锡妇孺皆知。1941年的时候，无锡曾有人复兴东门古迹，植梅留景，撷句成联：

雅客陶情，靖海门边留月色；
寒儒末路，绿萝庵里看梅花。

随着时代的变迁，绿萝庵早已湮没，但其佳话继续流传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尽管时代变迁，城市更新，但“绿萝庵里看梅花”的文脉依然。无锡围绕城市更新、地方文化、百姓生活等方面做了深度挖掘，注重文脉传承，让城市留下记忆。

在解放东路以东，东门到南门之间的这段路，因东门有绿萝庵，南门有妙光塔，取自两头各一个字，命名为绿塔路。绿塔路北起东门的吊桥湾，南到槐古大桥，是穿越南北城区的主要通道，被誉为无锡最有趣的地名之一。

在城市发展过程中，城市区域

迅速扩大，无锡在城市更新中不忘文化根脉，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古迹等文化资源，以传统文化激发城市发展新活力，打造“看得见未来、记得住过去”的城市。在绿塔路两侧相继建设了一些居民小区，其中，绿塔新村和绿塔路小区两个小区的名字，均源自“绿萝庵里看梅花”。槐古大桥旁有座飞檐翘角的绿锦亭，亭名的“绿”字也与“绿萝庵里看梅花”有关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绿塔路是比较热闹的，沿街有很多商铺，生活也十分便利。在时代变迁中，现在的绿塔路有些破败，整条路有窄有宽、弯弯曲曲，两侧的很多房子年久失修，绿塔路地区已变成了老旧小区。

近年来，无锡市梁溪区将老旧小区改造作为改善人居环境、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抓手，已启动绿塔路旧城区改建项目，注重同步更新环境、文化、基础设施、居住条件等。古运河滨水步道已全线贯通，焕新改造的古运河东门段，保留和延续独具江南风格的城市人文气息，展现出江南水乡的城市民居风貌。

绿萝庵原址所在的地方，位于无锡古运河畔，是无锡古运河风光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运河风光带不仅仅有风景，还有那些运河畔流传千百年的人文故事。2013年9月，无锡启动实施古运河风光带规划，打造“一环二墩五园十景”的主体景观。因“绿萝庵里看梅花”这一无锡独具特色的人文掌故，沿运河在位于绿塔路滨河绿带之古“绿萝庵”附近，规划建设了“绿萝踏雪”(又称“绿萝探梅”)景观，作为古运河风光带的“五园十景”之一，并新建“萝绿廊”生态廊道休憩场所，以流动画卷向人们“讲述”人文故事，让人读懂古运河。

相对于整个大运河文化带而言，“绿萝踏雪”只是无锡运河畔的一个景点，却为无锡运河增添灵动水韵和文化特质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推进，“绿萝庵里看梅花”所在区域，将会是无锡大运河畔的一处璀璨胜景。



枝条与流水

摄影 思不群

灯下书

听到嗡嗡声了吗？
室内鸦雀无声，只听见投影仪发出的运转噪音。

古琴家手指投影仪，把这东西关掉。

嗡嗡声连同白墙上的峨眉山影一起消失了。

还有什么噪音？

空调。观众说。

把空调也关掉。

这大热的天！但是居然没人反对。空调也关掉了。

还有什么噪音？大家眼光向四处寻觅，最后落在屋子正中一盏大灯上。

大灯也关掉了。

古琴家坐到琴桌前。

室内分外寂静，我竟听到后排有轻微的脚步声，外间书店里响起手机的铃声，前排一个女孩的咳嗽声。

还有观众的呼吸声。

终于，琴弦轻动，几个极细微的调子过后，短暂的停顿，忽起一个圆润的、婉转有致的弦音，像笔锋在空中一挑，笔尖轻颤；又如一个女人在倾诉，哀婉的，节制的，欲诉还休的，想起来，又吞回去的，缓慢的，碎碎的流年往事，叙述渐渐流畅，忽然一声叹息，人到中年万事休，乱糟糟心事涌起，最后，琴声渐缓，淡若烟云。琴声止，良久，掌声起。

一个宁静的夜晚，我在一家书店，聆听古琴家陈雷激先生弹奏《平沙落雁》。

陈雷激先生9岁拜于龚一先生门下，曾以一曲《太古遗音》开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文艺表演。他到成都授课，应三联书店之邀，举办一场公众艺术沙龙。

古琴与蜀地渊源颇深，成都有一条伸向锦江的琴台路，一环和二环之间还有一条狭长的抚琴西路，都为纪念西汉司马相如以一曲《凤求凰》打动卓文君。四川博物院曾举办过古琴展，展出威名赫赫的馆藏传世唐琴

片羽

初春，香港细雨霏霏。铜锣湾的茶楼里，我望着窗外密匝匝的雨丝，紫砂壶嘴氤氲的热气，在玻璃上描出一片晴空，恍惚间像是看见老家龙窑里捧出的窑变壶。原来紫砂与香港的缘分，早在这座城的褶皱里深埋着伏线。

茶具文物馆的玻璃展柜里，一把半葫芦形“曼生壶”正与维多利亚港的海风对话。壶身铭文被殖民时期的英文说明卡片衬得愈发清癯。一把把紫砂壶，就像煲了半世纪的陈皮普洱，越品越有韵味。

上环的老唐楼里藏着何伯的茶寮。八十四岁的老人用一把自养的“鱼化龙壶”冲普洱，壶嘴倾泻的茶汤在青花杯里旋出太极纹路。他布满老年斑的手摩挲着壶盖，包浆浸润的紫玉金沙里，叠印着半个世纪的惊涛。窗外叮叮车碾过铁轨的声响混着茶香，竟与儿时宜兴古南街的橹声有了奇妙的和鸣。

中环高楼林立，上班族行色匆匆。以经典港式奶茶闻名的“兰芳园”，用红茶加淡奶调出香浓滑润的饮品，口感仿若丝袜。很多写字楼上班的顾客是常客，近年又有众多和我一样的游客慕名而来，享受奶茶美

听琴

| 汪兰 文 |

“石涧敲冰”，以及蜀地出土抚琴画像砖、抚琴俑。

更早的时候，虽然没有实物，但成都考古中心展厅内有一张漆案，色彩斑斓，是用从成都商业街战国船棺墓葬中出土的零碎木构件拼对而成，经过十八年药液浸泡、脱水定型，又添补了颜色。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颜劲松说，实则木构件出土之时，色彩比现在更为鲜艳。这件漆案，可能是蜀国贵族进餐的饭桌，但也可能是抚琴的琴桌。

我有幸在成都聆听陈雷激先生演奏古琴名曲《流水》。

传说晋国士大夫伯牙于空山鼓琴，樵夫钟子期打柴归，站在一旁聆听。伯牙志在高山，子期说：善哉，峨峨兮若泰山！伯牙志在流水，子期说：善哉，洋洋兮若江河！伯牙大为高兴，拉着子期手说：“善哉，子之心而与吾心同。”及子期故去，伯牙摔琴绝弦，不复弹奏。没有知音，谁能听懂他的心声呢？

我曾聆听过一位蜀地古琴名家以七十二滚拂绝技演奏《流水》，那是都江堰的岷江之水，砮崖转石，一泻千里。陈雷激先生演奏的《流水》又会有什么不同？

琴弦轻动，我闭上眼睛，仿佛看到了峨眉山轻雾缭绕的金顶，一位衣襟飘飘的男子正在抚琴，信手一拂，风云激荡。

峨眉山上哪有流水啊？峨眉山的流水，是山间缭绕的轻雾，山腰涌动的云海。

抚琴者手一挥，云雾随着他的手势一圈一圈荡漾开去。

直到琴声停止很久，大厅里仍是那样安静，仿佛大家还在聆听袅袅余音。

我踩着茫茫夜色走出书店，一星星灯火如水一般倾泻在宽窄巷子的青石板上，我已不记得刚刚听到的琴音了，只记住了那个在山巅鼓琴的人，手掌一挥，风雷激荡。

香江壶韵

| 周恬伊 文 |

味。“广东人饮茶要水滚茶靓，香港后生喜欢多样茶饮，而我最怀念外公家的茶香味道。”带着我喝丝袜奶茶的FANCE姐姐，虽然在香港上学、工作好几年了，依然想念宜兴的红茶。这样的感慨，让我不禁想起每天在家乡紫砂工作室里，三五好友赏壶喝茶的悠闲时光。

太平山顶的观景台，几位外籍银行家跟着茶艺师学点茶。他们生涩的指尖抚过“井栏壶”的肌理，英文术语里突然蹦出“包浆”的音译词。暮色中的维港渐渐亮起千万盏灯，恍若打翻了一窑的窑变星辰。此刻紫砂不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，而是流动的、呼吸的文化载体，就像潮州阿嬷煲汤的紫砂炖盅，南洋华侨行李箱里的“思亭壶”，壶里壶外承载的是宜兴的温度、温情。

离港那日，我在机场书店看见新出的《港式茶饮图鉴》，紫砂壶与丝袜奶茶竟共享着跨页的版面。飞机腾空时，云层下的香江正被暮色酿成壶中茶汤，而我手中握着FANCE姐姐送的礼物——香港大学的钥匙扣。这个总把“回丁蜀第一件事是喝宜兴红茶”挂在嘴边的白领，还是希望我来香港读书，聊一下午宜兴的茶与壶……